

长篇历史小说

程晖著

赶散



作家出版社

赶散

程晖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赶散 / 程晖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212-0273-1

I. ①赶… II. ①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2291 号

赶 散

作 者: 程 晖

责任编辑: 宋辰辰

装帧设计: 书游记

封面插画: 蕙 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75 千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273-1

定 价: 4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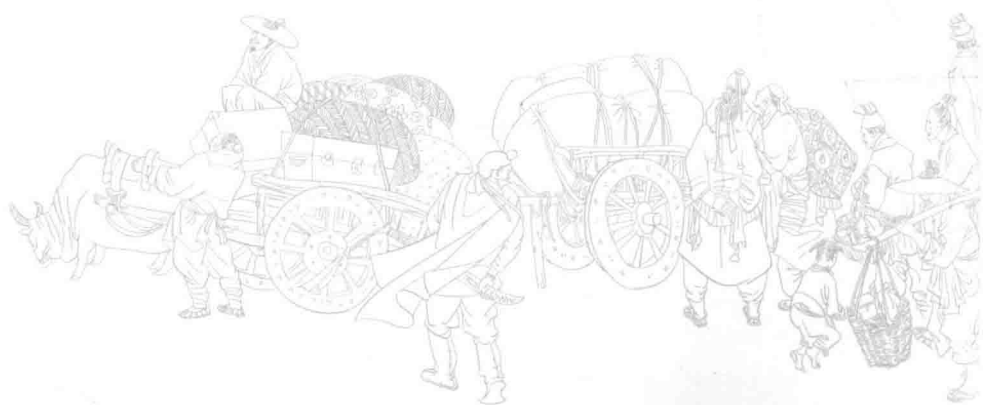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赶散



讲述六百多年前鲜为人知的瓦屑坝大移民的故事



■ 作者简介



程晖，出生于江西鄱阳，现居南昌。

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各类作品五十余万字。作品入选江西高等院校教材《新语文》《2016年散文精萃》、内蒙古高中语文课外阅读教材等多个选本。根据其小说改编并由其编剧的电影《背影》，2011年被国家广电总局推荐为全国优秀影片。

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雾街》《南国陌路》《那二爷的战争》；散文集《渐行渐远之梦》；诗集《那片湛蓝的天空》；纪实文集《失重的犁头》等。

序 言

瓦屑坝大移民：一段厚重的历史文化承载

一百四十多年前，年轻的法国诗人兰波以“半夜起行，说走就走”的决断，逃离鸡犬相闻的故乡来到巴黎。后来，他用“生活在别处”这样的诗句，描绘自己离开故乡的心态，弥漫着不可抑制的人生豪情。五十多年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把兰波的这句诗用作自己一部小说的名字，使这个句子广为人知。兰波和昆德拉都无法知道的是，六百六十多年前，在遥远的中国，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农民，在官兵的驱赶下，长绳缚手，背井离乡，怀着无限的痛苦和不舍，开始不一样的“生活在别处”……“洪武赶散”，这个对后世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就这样和鄱阳湖畔一个不起眼的古渡口联系在一起。

十多年前，我在家乡文友编的一本小册子中，第一次看到了“瓦屑坝”这个地名。从那以后，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古渡口，我先后九次前往瓦屑坝，站在那个已基本荡然无存的遗址上，眺望已经渐行渐远的鄱阳湖。我分明已经感觉到，瓦屑坝作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正在慢慢衰败枯萎，也许不久以后就会消亡。带着这种莫名的紧迫感和责任感，2014年年底，在还没有完全考虑成熟的情况下，我有些仓促地开始了这个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途因工作原因曾经数次中断写作。如今，这篇近三十万字名为《赶散》的长篇已经完成。这段艰难的创作之旅，带给我一段段沉甸甸的思绪。

历史悠久的鄱阳应该有一段更加厚重的文化承载

饶州府，是每一个鄱阳人引以为荣的名称。在两千多年赣水文化的熏陶浸

染下，有过“帆樯四达、商贾辐辏”的繁华景象，有过“周瑜练兵、朱陈大战”的英雄史歌，有过“将相不断、人才辈出”的鼎盛时代，有过“截发延宾、封鲧责子”的道德典范，渔耕文化、商贾文化、戏曲文化让鄱阳这个“鱼米之乡、富饶之州”充满了绚丽色彩，两宋时期江西出现的高度“儒化”的人文群体，鄱阳文化因子更是闪烁其中。但是，冷静下来思考，我却发现，历史的繁华有如过眼烟云，鄱阳文化其实有些尴尬：历史悠久但缺乏承载，形式多样但不够厚重，特征明显但缺乏张力。鄱阳历史上虽然出现许多杰出人才，但影响深远的不多，影响最大的洪氏“一门四杰”，也在籍贯问题上与外县争扯不清。鄱阳人无比珍惜的荐福碑、永福寺塔等千年文化遗址，底蕴厚重，古韵新风，但只能作为地方文化的精华，缺乏突破区域影响的张力。鄱阳人总是谈历史文化厚重，但真正的文化遗存却少之又少。就连曾经作为硕果仅存历史文化景观节点的滨洲别墅、陶侃宅、德新桥、大龙桥、小龙桥、德化桥、饶州永平监、张王庙等老街……也如失色老妪，沉默在旧年光阴的一息残念里。更有甚者，久负盛名的“陶母墓”也不明不白地被毁坏！带着这些困惑，我一直在寻找能够使鄱阳文化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渡口”。来到瓦屑坝，我忽然明白，鄱阳文化的“渡口”原来在这里。瓦屑坝背后的“根亲文化”，一定是使鄱阳文化甚至江西文化流传广远而浩博的承载。

历史的铭文——镌刻于山水古镇的实景教科书。走进古老而神秘的瓦屑坝，数不清的瓦屑陶片堆起了一条长坝，零乱的瓦砾散落在绿草和道路两旁，轻轻地踩在成堆的瓦屑上，发出“咔咔”的断裂声，仿佛聆听着一段段遗忘的历史……繁华落尽君辞去，几尽铅华终若此。默默守坝千年的片片瓦屑，淡看历史的沉沉浮浮，如一块块文字镌刻在时间的泥土里。

隋唐时期，瓦屑坝这块“风水宝地”的水质和泥土被姑苏陶人看中，在此开场制陶。那青红的炉火锻造出灿烂的鄱阳古陶文化，一船船陶瓦经鄱阳湖，过昌江、信江、赣江，走向大江南北，进入千家万户。随着唐末黄巢入鄱，战火吞噬了瓦屑坝最后的繁华，只留下了连绵十公里的瓦屑陶片。从此，瓦屑坝便有了她的名字，并以其特殊的战略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双方对瓦屑坝及周边地区展开激烈争夺，瓦屑坝几度易手。洪武时期，为了方便移民在此聚居和管理，朝廷对几百家作坊进行无情驱散，使这里重回荒芜，彻底摧毁了瓦屑坝，使其成为一片真正的废墟，镌刻在历史的记忆深处。

历史的痕迹如车辙，只要经历过文明的车轮，后来的推动者仍然会选择。

瓦屑坝亦是如此。宋元之后，江西依靠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一跃成为全国首富，人口之众也是首屈一指。元末农民大起义，湖广大地战场硝烟四起，生灵涂炭，人口凋敝，土地荒芜。战争一结束，江西人充当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历史进程的主角，而瓦屑坝再次登上历史舞台。自明初以后的一百多年里，几百万名江西移民，一次次在瓦屑坝这个古老码头集中，然后通过船运进鄱阳湖入长江，最后迁移到湖广、安徽、河南、四川等地。从此，“江西瓦屑坝”和“山西大槐树”并列成为中国八大移民圣地之首，史家也有了“北有大槐树、南有瓦屑坝”的说法。

游子的羁绊——魂牵于移民古村的遥远故乡梦。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有家不能回。当年，“洪武赶散”使兄弟分开，同族分开，令多少家庭骨肉分离，告别成了永别，从此，“生活在别处”成为心中永远的痛。也许，当时搭上古老帆船的移民仍然存在有朝一日回乡的幻想，然而朝廷的一纸“禁止回迁”令，像一把冰冷的利剑，无情地斩断了移民与原住地的一切联系，回乡梦从此破灭。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艘艘满载愤怨和无奈的帆船，渐渐消失在天际。岁月像一把砂轮，把老一辈移民对故乡的记忆越磨越模糊，而对故乡的思念却越磨越亮。唯有站在漂泊的船头上望到的瓦屑坝，依然在心中荡漾，直到终老，故乡最后的记忆，最终定格在鄱阳湖畔的瓦屑坝上。

寻根问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情结，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着一种落叶归根的情怀，愈久愈深。曾经从瓦屑坝出发的江西移民散落在全国各地，他们在外努力打拼，艰苦创业，在异乡生根开花结果。然而，在他们的心中，瓦屑坝是永远的故乡。尽管不能回去，但他们把瓦屑坝口口相授、代代相传，记载在族谱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实现回乡夙愿。

如今，每当清明时节，来自四面八方的江西移民后裔带着祖宗的遗愿，来到瓦屑坝寻根问祖，在菖蒲咀燃一串鞭炮，点上三炷清香，对湖长跪哭泣，或拾一块瓦砾，或捧一抔红土，或装一杯湖水，带回到先祖灵前还愿。至此，寄存于瓦屑坝的“根亲文化”又成为鄱阳文化新的注解。

文化的血脉——融汇于文化名城的灵动生命源。《易经》有云：“天生一，一生水，水生万物。”鄱阳因水而生，因水而立，因水而名。水是文化的摇篮，赣鄱文化归根到底是水文化。在宋元时期，鄱阳湖水域面积是现在的十倍。独特的水文化，孕育了勤劳、智慧、诚实的赣鄱文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环境羡煞各方，“文章节义之邦、白鹤鱼米之国”的美誉响彻四海。

正因如此，了解江西的朱元璋打起了江西人的主意，他要把江西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种子，播撒到全国各地，为巩固大明王朝政权贡献力量。于是，江西移民以种子的身份播撒到人烟稀少、百废待兴的地方，开始了筚路蓝缕的拓荒奋斗生涯。

余秋雨说，文化是变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瓦屑坝移民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带到各地，以“诗书耕读”的形式在各地延传，以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进入仕途。经过瓦屑坝移民一代又一代拓荒者的努力，为周边地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培养了一批批贤俊栋梁。如安徽桐城张氏父子宰相及其嫡出的十三个进士，湖北麻城、黄安周氏一脉的诸多历史名人及其十五个进士以及清中叶文学界著名的“桐城学派”，和明朝的“公安三袁”、清朝的父子宰相，等等。瓦屑坝种子在各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最后成为华夏文化的史书浓墨重彩的一笔。

瓦屑坝，既是移民的渡口，同时也是鄱阳文化的“渡口”。当移民关押在瓦屑坝这个孤岛，除了等待命运船舶的到来，就是慢慢地适应鄱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而当他们在他乡立足时，鄱阳文化、江西文化的血脉又悄然传承下来。

沉寂失落的瓦屑坝应该有一个更具张力的传奇故事

每次前往瓦屑坝，我都静静地坐在那片断垣下面，感触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砾，聆听当地老表述说的点点往事。我曾经三次前往国家图书馆，在朋友的帮助下翻阅明史，查找资料，希望可以为从这里离开的移民还原历史真相，为正在这里居住的村民寻找根亲文化的渊源。

瓦屑坝是一瓶盛满了厚重历史文化的老酒。在鄱阳，我有一批研究瓦屑坝历史文化的朋友，他们钻得很深，也很辛苦，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沉浸其中，我对他们这种执着的文化背负深表敬佩。历史文化的内涵是抽象的，片断是零散的，它既要有研究著作深化拓展，也需要以文学的形式全方位、立体式来表现。我之所以选择以小说形式来写“洪武赶散”，是因为瓦屑坝的故事和传说大部分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比较分散零乱，而长篇小说容量大、表现手法丰富，可以生动形象地将瓦屑坝特别是古饶州府的历史文化串联起来，更具可读性和思考性，有利于扩大瓦屑坝作为南方移民圣地的影响力。

历史学家张荫麟说：“小说与历史之所以同者，表现为有感情、有生命、有

神采的境界。好的小说有史诗性品格。”小说《赶散》以江西鄱阳立德乡瓦屑坝为缩影，通过讲述方家、熊家和黄家三大家族几代人的恩怨纷争，以“元末农民起义”“朱陈鄱阳湖大战”“洪武赶散”等重大历史事件穿插于其中，表现了从元末明初鄱阳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小说中的“朱元璋亲题‘城隍之神’褒奖吴宏”“鄱阳七老表皇官讨债”“朱元璋命名春不老”等，既是民间传说，也有历史真实。

《赶散》是忠于历史的小说，虽然不是个性的真实，却具有通性的真实。我在小说中设置大量看似偶然的事件，把具体的人物命运和宏大的历史进程联结起来，从而使历史呈现出某种混沌的状态，让瓦屑坝更具生命的灵气。

瓦屑坝是一首传颂鄱阳真善美的动听歌谣。没有故事的文化是苍白的。现在很多人喜欢到湘西凤凰古城饱览湘西的人文风情，喜欢到陕西白鹿原去感受文化的神秘感、厚重感和混沌感。这主要来自沈从文的《边城》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对当地文化的推波助澜，对当地人性的真善美的渲染。读者从小说里感知到了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以及人生的苦难和命运的沉重，人性善与恶的矛盾，从而引起了无限遐想。《赶散》自不敢与经典名著相提并论，只是想用传奇故事把这里发生过的往事，把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性的美展现给世人，让世人了解到一个真实多彩的瓦屑坝。

“真善美”的高度和谐统一，是文学艺术产生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弘扬地方乡土文化的重要因素。小说《赶散》的“真”，来自真实的历史背景，所描绘的生活、风俗、价值观、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是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的。为了能够达到“真”，我曾多次到瓦屑坝实地走访，经常出入省、市、县图书馆，查找相关历史资料，就是为了能够真实地反映瓦屑坝的历史原貌。《赶散》的“善”，来自符合社会评价标准的人生价值观。小说中多次出现“善恶有报”情节，多次展现“恶人”以怨报德，皆是人文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纯真体现。尽管有些情节中人物表现“善恶难分”，但我们要明白，个人面对强大混乱的历史总会显得软弱无力，“生存还是毁灭”就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而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也就意味着必须面对与之而来的一切苦难之路。《赶散》的“美”，来自当地的环境美、人物美和人性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鄱阳湖的一湖清水不仅让美丽的自然生态风光更清新美好，也让湖区人的心地更纯正朴实。

瓦屑坝是一盏传承鄱阳根亲文化的明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瓦屑坝静静地伫立在湖水中央，不变的瓦片、不变的庄稼、不变的习俗，还有那经过千

年轮回，换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依旧埋头耕作。瓦屑坝的记忆尘封在世俗的纷扰之中，偶有寻根问祖的人谈起，却又像是在湖里扔进一块石子，荡起一圈圈涟漪后又回归平静。在遥远的北方，与瓦屑坝齐名的山西大槐树却是另一番景象。不论是春节还是清明，前来大槐树寻根问祖的人络绎不绝，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国家4A级景区，集名胜古迹区、祭祖活动区、风景游览区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根亲文化产业链，既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又具备现代的旅游观光品位。

发展的状况差别如此大，必有其客观原因。瓦屑坝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加上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够，历史展示简单苍白，从而削弱了瓦屑坝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年白鹿原只不过是陕西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庄，在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影响下，如今的白鹿原已发展成了一个影视城，许多陕西的特色文化集聚在那里，全方位展现西北历史文化。当然，江西目前正对瓦屑坝进行保护性开发，拟建设根亲文化园，复制古代制陶基地，建立移民历史博物馆，恢复移民码头，重现移民圣地，并建立瓦屑坝根亲宗谱资料库。

尽管如此，但瓦屑坝毕竟沉睡得太久了，她需要一颗文化因子把她激活。我写这部《赶散》，更多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有更多的文人雅士能够了解关注瓦屑坝和鄱阳文化，对瓦屑坝感兴趣，对鄱阳文化感兴趣，从而写出更好的文学作品，为瓦屑坝注入新的文化力量，重新焕发瓦屑坝的生机与活力。

我的乡绅系列应该有一份故园依依的美丽乡愁

也许是命中注定，也许是因缘巧合，我参加工作20多年，换了很多工作岗位，却始终和农村农业农民有较大关联。正因如此，我有很多的机会见识全国各地的农村风貌，接触过不同层次的农民，了解了不同地域的农村文化，见过辽阔雄壮的华北平原，看过秀美多姿的江南山水，走过苍凉悲怆的西北黄土地，穿过崎岖蜿蜒的云贵大山脉。尽管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乡绅却像根一样深扎在中国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激发了我对乡绅文化的浓厚兴趣，我认为，能够把乡绅文化吃透，就能够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史，更能熟悉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在瓦屑坝大移民中，乡绅的影响同样无处不在。我把“乡绅”作为系列小说的题材，却有另一番考虑。

我的挥之不去的“乡绅”情结。我出生在鄱阳农村，父亲上过几天私塾，

新中国成立后又当过几年兵，在村里很受尊敬。在处理事情方面，非常公道正派。不管是协调上面事务，还是处理村民纠纷，方方面面，上下都满意，全村人都服气，村里的家长里短都会找我父亲评道论理。特别是村里逢年过节、婚丧娶嫁，都是排着队来我家请父亲写对联。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在村里，虽然官位不高，权力不大，但却更多体现为旧时“乡绅”的作用。

乡绅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一个“非官非民”的特有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他们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是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连接器”“缓冲带”，既要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又要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同时，他们还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

现代社会对乡绅的理解，很多还停留在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工具、欺压乡里的恶霸、阴险卑鄙的奸人等概念中，“乡绅”这个词在很多人眼中贬义的意味更浓。旧时代，乡绅阶层中确实有这样一些“坏人”存在，但那也只是少数，在生存和威望没有遭到挑战的情况下，大部分乡绅还是以宗族的利益为重，以村落的长期发展为重。他们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代守护在土地上，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比如《赶散》中的熊宗武等乡绅，虽然也有一般商人的贪财、自私的特点，但他们热爱故土，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垂范乡里，稳固人心。而在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中，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乡绅所饰演的角色几乎都是坏人，这也间接导致了新生代对乡绅文化产生了误解，把乡绅误认为是封建残余势力。站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我们应当对乡绅有一种新的认识、新的评判。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各地乡绅作为旧秩序的维护者，成为革命对象而受到严酷批判和打击。新中国成立后，将乡绅的田产、房产等没收充公或重新分配，从根本上摧毁了其经济基础，从社会舆论上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进行口诛笔伐。特别是“文革”期间，社会形成了“越贫穷越革命”“越贫穷越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等错误观念，这对乡绅文化的延续无异于从文化根脉上釜底抽薪。

传统中国乡村中，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有人对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做过统计，发现乡村多于城市。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人才造就功能。再说，在与六畜、五谷相互依赖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人群，是否比城市叫卖喧嚣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爱物”的情怀呢？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置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在城市安置家眷。乡绅的重要来源枯鱼涸辙，乡绅文化的凋敝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乡绅文化的衰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导致村落文化的衰败。

我对乡绅文化的整体认知。在《赶散》中，我们看到，方贵、杨大顺、彭兴旺、卞采等这样一个乡绅群体，他们是历史进程推动者，是宗族血脉的守护者，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的成分也最为复杂。在闭塞落后的封建时代，封建上层统治者的触手难以伸到乡村社会这个最末端。在绵延数千年的古代社会里，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基层社会控制相对较松，不少朝代是县以下不设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广大区域没有国家权力组织，主要依靠乡绅发挥作用来有效填补。清代实行较为严密的保甲制度，官府在基层推行保甲法时，常常不得不借助乡绅及宗族组织完成，多半“责成本乡绅士，依照条法，实力举行”。由此可见乡绅对基层社会控制力之强。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乡绅在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大有用武之地，担当了协调两者矛盾、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维护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角色。尤其是明清时期，一些地区乡绅与宗族组织相结合，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更加细密高效，影响力也更大。

欧洲人讲血统，中国人讲血脉。血统有高低之分，没有地域之别；血脉讲究地缘关系，不论高低贵贱。中国人“落叶归根”的情结是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可比拟的。造成这种观念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出发，永远明白自己魂归何处，也正是这样，中国才会有大槐树、瓦屑坝等根亲文化圣地。乡绅“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为我们守住了故乡的血脉，守住了文化的根。

“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奠定了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他们把儒家的“温、良、恭、俭、让”精神在乡村得到了具体体现，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道德理念的约束，从而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尤其在维持地方习俗，主持节令庙会，救助孤寡贫弱，推动地方公益事业方面赢得乡里声望。

美丽乡愁召唤乡绅文化回归。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三农”工作的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美丽乡愁”。弘扬乡绅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想留住美丽乡愁。前段时间，在一次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华远任志强、万通冯仑、万盟王巍等商界大佬们围炉漫谈乡愁，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为什么这些商界大佬要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从农村来的，对农村的记忆尤为深刻。但如今的乡村已不再是他们曾经的乡村。在没有乡绅的年代里，乡规乡约挂在墙上装不进心里，道德观念挂在嘴上却成不了习惯。正因如此，各地都出现了一些让政府头痛的藏污纳垢之乡，例如：贩毒乡娼妓村、盗窃乡抢劫镇、拐卖妇女儿童县、诈骗乡绑架村、赌博乡传销村、制假乡贩假村、办证乡假钞村、乞丐乡黑道镇，等等。这些散落在乡村之中的违法行为者，自小没有见过族长的威严、乡绅的开导，对是非曲直无法从内心深处作出判断，大量犯罪行为从自发产生到成片经营，始终处于失控状。特别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强力推进，乡村面临着更大的社会变迁，在这场变迁中，更多的乡村问题：诸如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衰落、农民生活改善缓慢、乡村传统文化遗失、农村社会道德诚信危机、“空心村”问题等，日益凸显出来，甚至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障碍。这些现实问题，亟待政府和社会各方合力予以关注解决，尤其是乡村自身的力量。鉴于此，关注乡村意见领袖和领导力量的生成，就成为迫切的话题。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中国乡土村落景象如今正渐行渐远。许多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沦陷”，不仅仅表现在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恶化，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和生存价值的消失。从婺源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在那些残留的“耕读传家”“稼穡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中，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

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这里没有豪言半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束。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

在婺源篁岭古村的一间民宅门楣上面，写着四个字，既不像象形字，也不似形声字。有人告诉我，这四个字是会意字，叫作“天长地久”。其中“地”由“山”“水”和“土”三个字组成，也就是说有山有水有土就是地。古语有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江西地处一脉好风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乡绅文化也更加浓厚。所以，我选择江西山、水、土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来写乡绅。第一部《那二爷的战争》写的是婺源地方乡绅，《赶散》是我的乡绅系列小说第二部，寄托着我对故乡的深深眷顾，第三部有关高安乡绅的创作也已经开始。

如果说，贵族文化是英国文化可以骄傲的地方，那么也可以说，乡绅文化是中国文化可以骄傲的地方。要留住乡愁，就必须催生一个“新乡绅”阶层，因为只有创造新乡绅群体，乡村的秩序才能逐渐有序，乡村的历史才能被一直记录，乡村的文化才能日渐繁荣。我试图通过三部曲的形式，将江西乡绅作为中国乡绅的缩影呈现出来，缅怀乡绅文化曾经的辉煌，呼唤乡绅文化的理性回归。

目 录

001	楔 子	风雨瓦屑坝
007	第一章	初夜起风波
015	第二章	作坊多风情
023	第三章	方家俊施虐
033	第四章	白莲被告密
041	第五章	家远投友谅
048	第六章	进驻康郎山
053	第七章	方二整熊大
063	第八章	名将主桑梓
070	第九章	处决元保长
074	第十章	家俊投元璋
080	第十一章	明公莅饶州